

陶樓文鈔

陶樓文鈔卷第十

貴筑黃彭年

書宋本月老新書後

宋槧婚禮備用月老新書前後兩編各十二卷前編首載婚姻禮法次姓氏源流次故事備要其言禮僅載家禮不能遠溯士昏近詳宋制其述聖人訓戒雜引經史亦於事理未周蓋坊行適用之書非考文之作其編次姓氏以五音分類間引宋人如張程朱蘇梅王曹文彭諸姓所繫皆名臣道學文苑中人不盡以華閥爲貴尙

似有學人所爲後編則專爲啟狀而作首載啟狀諸式其於請媒求親聘定請期送鸞親迎致謝往來之詞告廟致神之語旣爲分門別類又以宦儒農工之流姑舅姻亞交婚續娶之屬詳爲細目綴以舊文可云備矣然但求備事而不暇擇言至有娶娼一門汙穢不經所宜刪削考士昏禮自納采至成禮凡八條自婦見舅姑至饗送者凡五條又有舅姑歿一條其於昏禮時地辭命用物旣總記之又自納采至姆辭壻授綏之辭無不詳悉縷陳何古人於昏禮如是其繁瑣哉蓋妻道猶臣道

也君之求臣所以爲國夫之求婦所以治家其視國家也重則所以求臣與婦之禮不敢輕而爲臣爲婦者自視其身繫人家國之重則禮不備亦不敢苟焉以從事此古昔國家所以得人而臣道妻道所以有終也後世臣道替矣獨爲人婦者尙知不求而往之爲可羞恥乃世風日趨苟簡卽啟牘之語尙或不修豈獨親迎禮廢而夫婦道苦乎然則此書雖出俗工不免疵謬於古人備禮通情養廉恥之意猶未甚遠至其書中稱宋本朝及諸帝皆空字足爲宋槩之確證卷端有季滄葦小印

宜吾子重之珍爲秘笈也

書趙桐生左傳質疑後

桐生此書於經與傳不相應傳與傳不相應簡書策書載書之不同傳文之或詳或略以及輿地制度之屬莫不精核而博證之大旨在實事求是而亦不廢啖陸諸家之義所發明往往有出於國朝兩顧之外者予嘗謂讀春秋但可以經傳互證就事論事不必別出義例如自來談春秋者首論託始隱公蓋誤讀公羊所致公羊傳所謂託始謂春秋本書中此類之始非謂春秋因

是始作也。魯之春秋由來久矣。惠公以前史策不完。如獻武廢二山。見於申繻之對。敗宋於黃。左傳僅書惠之季年。其追溯惠公時事有年。可紀者獨紀晉亂一篇耳。觀魯語始於長勺之戰。而孝公武公則見於周語。其分紀各國。惟周及晉鄭有隱。以前事則舊文之放失可知。隱公以下文獻可徵。故託始於此。公羊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劭公以爲所傳聞者。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自是以上則更遠矣。或事不備。或年代不明。不能據以成書也。如謂平王東遷爲王迹熄。詩亡

之徵則何不託始於平王初年如謂隱能讓國爲賢君則魯侯之孝見稱穆仲以春秋爲聖人之書事事推求以爲別有深意反窒而不達亦說經之通病也因書中有論託始一條輒書臆說還以質之桐生

書左傳杜解補義後

日本竹添漸卿領事訪予蓮池攜所著左傳補義相與辨難凡數百言漸卿曰子盍爲我序之予曰古之爲序居書之末後人弁諸首者非也漸卿方成二卷不可以序雖然以漸卿好學深思采摭之博用力之勤且專往

往有新出之義爲自來說經所未及者予不可以無言  
蓋補之義有三曰訓詁曰事實曰議論補訓詁者考文  
字之異同訂訓釋之詳略當證之羣經本之漢宋諸儒  
而後世評文淺俗之語不得參也補事實者當以經證  
傳以傳證傳以周秦諸書所紀遺文軼事證傳而後世  
臆度懸擬之詞不得入也補議論者如治獄然事實旣  
審乃集衆說折衷聖人之言以定是非而後世文章之  
士逞快之言不可從也今漸卿之書於杜所未備補訓  
詁事實則繫之句下議論則附之篇後條理秩然予謂



當去其不必補者而後所補精確不磨有功於經卽有益於世漸卿嘗著論謂國家之亡非必易主失地國體不立受制於異邦制度文爲一切模擬譬猶世農舍耒耜而從商賈去樸就侈旣不能爲農徒取市儈之笑又如東家女不度貧富羨西鄰婦而學其盛服飾觀不蠶不織終爲溝中之瘠此其深識遠慮有大過人者以此學識讀書論世他日書成吾知其必有異乎尋章摘句之學也於其行書以貽之

息爭書楊湘筠敘交篇後

學有地乎曰無有則何爲而南北也學有時乎曰無有則何爲而漢宋也異也南北之爲異也微漢宋之爲異也著學果有異乎曰無有學以言乎道也如大路然四達而不悖殊途而同歸如巨壑然百川之所赴衆流之所宗未至大路一轍足自守矣未觀巨壑一勺足自多矣是故學不可以苟同苟同者俗學也鄭韋之於賈也朱之於周程也誠服也孔賈邢孫之爲疏也諛矣學不可以苟異苟異者淺學也鄭之於何許也陸之於朱也諍友也王之難鄭也劉之規杜也陽明之於朱稼書之

於王也驚矣自其同者而觀之古今一致也精粗一貫也自其異者而觀之匪惟漢宋之異漢亦與漢異宋亦與宋異異乎不異吾不得而知吾獨哀其以異而爭且囂也今之言學者曰考據曰訓詁曰義理義理者道也考據此道也訓詁此道也無考據訓詁則義理何以出考據訓詁而不衷於義理則學何以成鶴田呂公叔績鄒公今之爲漢學者也螺山羅公今之爲宋學者也成仁取義豈有殊焉故曰學以言乎道也期於實踐而已今嚮學者寡舉世以儒爲詬病異端之熾而爲吾學害

者甚於佛老烈於楊墨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積古齋鐘鼎款識彙跋

彭年與朱按察之榛同官蘇州得觀其從祖棻堂先生所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殘彙因屬王生仁俊檢校此彙爲阮氏款識先河湯文端以次諸家均及之與阮刻異同頗末俞編修記之甚詳案先生爲文達弟子諸銘案語多空格以俟文達標名明善則歸師也故有先生說爲文達改訂者有文達草彙卽附冊中者又有文達筆迹標朱某云云而今刊無之者蓋文達以編定屬

先生而先生仍以已說歸之師耳先正大公之心於此略見一斑卽如商亞爵父丁彝虜爵周魚洽妊鼎田彝諸釋文按之此書知皆采先生說而不標名者必先生自刪之非文達攘善也然如周師旦鼎有文達引先生說而此反無之者則此橐信多散佚矣今復校阮書於編修所舉外刺取數十條以告學人有先生摹器可補阮者周叔臣彝也有器形雖佚款字可補阮者商父庚父丁壬父丁諸鼎周亞爵范氏古鐘漢槃也有阮橐可補今刻器者商雕祖癸單父辛二彝後漢建武鼎也有

先生說可補今闕者如商母乙鼎二十七字子孫父癸  
爵後引吳說是也有今刻不別白可證阮所本者如商  
鬲尊下鬲爲獻人名父癸宗彝首一字當是匡字古文  
皆爲吳侃叔說是也有此釋文視阮爲詳者商父辛卣  
周伯據敦是也有釋文視阮爲略者商鹿鐘周周公彝  
鐘乙公無專二鼎是也有摹文視阮爲略者周東鼎尊  
三行一字阮作彝四字作年四行四五字作用高父舟  
釐二行一字作乙此皆闕是也有與阮刊異而是者商  
祖辛壺一字阮作丙此作內周無專鼎五行八字阮作

方此作二八行休下阮無用字此有鬲攸从鼎九行一字阮作相此作召之類今審銘言皆當以此說爲長有與阮刻異而非者周季嬭鼎五行六字貝下多錫字張仲簠一行八字金下此多麇字二行一字阮作缺此作銳二字阮作銳此作麇三字阮作缺此作鑑三行用盛下阮作朮稷此作諸受又糲下阮作梁此作米四行正下阮作欽此作音王下阮作賓饌此作賓飫五行福下阮作諸此作必六行一字阮作爻此作共五字阮作飽此作鎡南宮方鼎五行五六字阮作對揚二字此止作

原一字之類今審器文尋繹字義皆當以阮刊爲優卽  
先生所後訂者也有與阮刊異而可並存者商旂鼎四  
行二字阮作父此作考周無專鼎三行二字阮作仲此  
作中五行三字阮作鴟此作鴻七行四字阮作攸此作  
盤季嬭鼎三行三字五行四字六行三字阮作夔此皆  
作陵唯叔鬲鼎三行四字阮作居此作位南宮方鼎四  
行六字阮作貞此作眞凡此皆古文通借聲近義同字  
存之可以互證者也有經阮筆改而與今本同者如周  
鬲攸从鼎十行使字十一行誓字楷妃彝一行四行辟



字二行四行五行楷字三行甬字五行邴字女字工木  
爵爵字臥尊一行九字下增其字四行滑字此皆先生  
編定時從師說也有經阮筆改而與今本異者如商父  
丁卣二行武形二字周鬲攸从鼎九行華字楷妃彝七  
行陔字此皆先生編定時刪之如華字仍抹去可證也  
有阮橐按語可補今遺者商百丁彝十八字叔彝十三  
字之類是也有阮橐與今本不同者如商子執旂彝橐  
作子執从彝父己卣下爲卣形父己橐作酉父己卣爵  
下手形二字橐無卣卣爵橐作卣犧形爵復乙去犧形

二字子執旂句兵下面爲子執旂形彙作兒癸句兵子  
執旂形甲午盥三行覽字彙作鑒今本帛女鬲首綿字  
彙作帛周諸女匱尊下其字彙作綦之類是也凡此皆  
文達初說如此先生據已刪已定本編入者也所言某  
行某字據刻本也次序亦依刻本餘如與今刻前後歧  
異不可縷述條凡近百例括十五不過略見端崖耳然  
則是書也可以見先生善輯之眞面可以見文達筆削  
之精心斷金殘璧彌足寶貴昔集古錄手彙臚葉文達  
會勒之石世有援此例以廣阮書者亦金石家之美談

也撮舉王生仁俊語書附卷後以爲左券

書吳竹如先生年譜後

道光之季年霍山吳竹如先生與湘鄉曾文正長白倭  
文端旌德呂文節昆明何文貞仁和邵郎中諸公同官  
京師相與講學湘鄉於學無所不窺文貞則專宗程朱  
仁和文祖韓歐旌德學兼馬鄭所尙不必盡同而其刻  
意勵行則一及遭世變昆明旌德仁和相繼殉節湘鄉  
勲業爛然而先生與長白正色立朝蔚然爲天下人望  
於是海內承學之士始信儒術之有本末不敢以空疏

迂拘相誚讓又知儒者之有真操不得以僞爲也先生生平大節最著於世者在刑部治私酒之獄在直隸論大錢之弊在侍郎陳金陵告捷請加敬懼之疏自爲郎以至卿貳未嘗有一時一念稍自曠逸人但見其見於事者之嚴以正而不知其自治之慎且密彭年自少從湘鄉仁和游處卽聞先生爲學之概咸豐庚辛間主講蓮池先生方陳臬畿疆過從始密時存之客先生所每見則述先生相與討論之言及其居處執事以相告語然後知先生居敬窮理破除功利之見實有得於身心

而後發於言與事僅就其見於外者觀之抑猶末已讀存之所撰年譜見先生學問之純存之友義之篤因記昔所聞知以爲後之讀者論世知人之助

朔方備乘跋

右朔方備乘八十卷故員外郎銜刑部主事何秋濤撰文宗顯皇帝特賜書名也是書寓意之深遇合之奇兵火之厄搜訪刊布之始末大學士李鴻章敘詳之矣秋濤之歿也諸子皆幼育於故河東道楊寶臣家彭年應聘預修畿輔通志芳秣始抱遺稿來朱墨參差前後

舛錯間有缺簡幸原目具在可以尋檢補綴整齊顧所  
采類多秘書訪求久而後獲迺與知縣吳壽坤丁紹基  
勞乃宜林穗周錦心王銘勳成明郁教諭劉澍烜舉人  
吳潯源胡景桂王樹枏張銓拔貢張惇德廩生陳文煜  
典史戴清同局諸人共相審校歷十寒暑剗剔始完是  
書成於咸豐初元凡所紀述至道光季年而止事閱

三朝年逾一世俄羅斯雄長歐洲侵陵同部疆土日闊  
事變日增卽我中華不失舊好而分界亦少異前規擬  
爲續編猶未遑及命子編修國瑾先繪成俄國全圖及

中俄分界圖與是書相輔而行俾覽者有所考焉秋濤  
所著北徼彙編六卷卽是書初稿一鐙精舍文初藁一  
卷蒙古游牧記補注四卷均刻於京師一鐙精舍甲部  
藁八卷刻於揚州王會篇箋釋三卷刻於閩縣未刻者  
尙有校正元太祖親征錄一卷延昌地形志篆隸源流  
詩文集各若干卷近日刊行之律例根源亦秋濤在官  
時創稿也

書紀效新書校本後

陳子雲谿告子曰長沙之役官軍欲塞湘水載石於舟

而沈之舟沈輒碎流不可塞江君岷樵至刈大樹數十  
投之河枝幹立舟不得行予兄漢濱告予曰桂林之  
役巡撫欲以甕聽城內爲濠深丈五尺仰一甕坐甕者  
無所聞有教以兩甕相合少留其隙試之果有聲陳子  
所言咸豐二年九月事予兄所言今年六月事皆親居  
圍城中與其事故言之詳夫載石沈舟與甕聽皆古法  
也然或行其法而未盡或盡其法而不合地勢皆無益  
而又有害焉唐君鄂生以尊甫子方先生帥師江漢慷  
慨從戎頻行出紀效新書屬予校審校畢乃書長沙桂



林二事告之爲師不依古法則無節制不可用也依古法而徒求之文字其法不可用也唐君其親驗之矣或曰元敬所言教練之事今寇在目前若何曰元敬言之矣殺賊練兵可以並行不悖

書地學淺釋後

英吉利島國也多就島中所見言之故不言土而概以石名先是百餘年前其國有理曼者分石爲三次以石中無生物之形亦無他石糜碎而成之據成石之時必早於生物疑初有地球卽有此石謂之一次石其中有

沙及生物之迹類他物糜碎和合而成者成石必在生物之後謂之二次石在二次石之上而新者則爲三次石爲地學者皆宗其說而增損之後理曼五十年有爲納兒者以金類之形分別石之種類於一次二次之間增一名曰間石其立論專主於水以爲地球之始四面皆海海水中有石質消化降而爲石是爲古石卽理曼所稱一次石也是時已有波浪能碎古石爲泥沙太古之生物湮沒而雜和焉則爲間石間石旣成水中之石復有和合而沈下者乃爲二次石其水始與今之海水

無異

爲納兒之偏見不言火造化而獨言水造化凡見火造化之石皆以爲無關地學又以火山吐火流

石皆偶然之變

同時有赫敦者立論專主於火以爲地球本火

鍊而成初成地球時地面皆火

其說以爲初自火中鍊出漸冷而堅爲地球之

皮當甚熱時不能有水稍冷則天空氣結而爲雨雨落地面而成海是時海水亦熱如沸湯不能有生物是以有水中消化之質沈下爲石有山從水中高出所以有陸地又因雨水流爲江河久後熱勢漸殺於前而漸有生物又論一次石非從水中沈積乃因火熱變化而成出焉

雷俠兒兼采二家之說故其論石分四大類曰水層石

火山石鎔結石熱變石大約以石之層累上下新舊與

金石和合之質生物之迹分水火之二物定成石之後

先而別年代之遠近鎔結熱變則通水火二說之窮而

其實不出於兩家也

鎔結爲水火造化而成又有重力壓之熱變則先成於水底經熱而

變又有深造石及冰遷石可類推也

其究生物之迹以螺蛤之類爲最多

而因徧及鳥獸蟲魚草木之種類上自山顛下及於海

底之泥莫不推驗剖析

海底之泥二十而十九爲生物之迹

謂生物原質

化去而泥沙灰入其孔中結而成石如鎔金就範能得

變化之故其言陸變成海海變成陸山巨可蝕海底日

高甚至謂南北二極兩處均爲海則遍地球之氣候皆

能變暖均爲大陸則遍地球之氣候皆能變寒細繹之

皆有必然之理然猶謂所探索者不過地球之面極薄之一層不過深三十里爲地半徑四百分之一蓋西洋之學以至顯測至微以至細測至大以至粗測至精莫不因已然之迹推求所以然之故而歸之於實用其於形而上者之道概乎未有聞也而形下之器則有獨至者焉其爲學之門徑本中國所謂末學而獨能精心果力專以求之遂以島國稱雄使中國之人能竭盡心力而盡彼國之長則本末兼該形上形下一以貫之不益見聖人之道之大哉

淮南子校勘記跋

南士先生手校書數十種十三經校勘記識語已刊行  
其子錫蕃繕所校淮南子校語出以質子察所據各本  
有未經錄出者尙居十之三四其已錄有鄂本已改不  
必錄者有與所引之書不同或據別刻者有舉一書不  
全引者有見數書不全引者有一句數字不同不全引  
者有一書數部不同不全引者有一書數句不同不全  
引者又間有引書不注書名采各家校語不注何人引  
御覽或稱第幾卷或只稱御覽引文子或稱某篇或只

稱文子引藝文類聚或只稱類聚引王懷祖王伯申劉  
績陳觀樓諸校本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姓先生原錄莊  
氏校刊本是未成之藁章大令壽康覆校體例亦未  
畫一因屬夏生葆彝重校排寫存崇文書局刊埒鄂本  
之後先生皖南宿儒隱居教授予少時從程君伯敷見  
先生撰英吉利攷略刻之京師伯敷先生之弟子也予  
未識先生重伯敷之學行而敬其師今爲校勘遺編而  
伯敷已繼先生早逝追懷良友彌用慨然

書游文肅公集後

吾友方君存之爲和州知州游君智開子岱攷訂宋游  
文肅公集證譌補缺爲書六卷雜錄傳志譜論於卷首  
尾各爲一卷較文肅裔孫文遠本加詳中如論孟中庸  
諸條皆錄朱子論難之言於各條之下使承學之士有  
所折衷刻旣成以貽彭年嘗攷朱子之書於文肅諸書  
解義旣取其說之精者入精義集注章句輯略其說之  
未盡善則或當或否詳剖而細論之雜見於或問語類  
之中至其近於老莊流於釋氏尤不少爲假借以辨異  
端之誤而大吾道之防可謂嚴矣及觀朱子作文肅祠



記稱文肅德學之盛欲學者攷師友之淵源訪其書而讀之以求文肅之所學引詩仰止景行之詞又幾如太史公之贊孔子何哉蓋大賢衛道之切論道之精與夫信而好古之心莫非順乎好惡之本性而折衷於大中至正之途其用心明通公溥未嘗有成見膠於其先而奇論參於其後也今之學者挾其褊心濟以偏識一語之誤輒詆全書既詆其書遂誣其學既誣其學旋謗其人門戶之習深而攻擊之患起論學如此不啻市人之囂醉夫之置豈復存儒者氣象乎吾友錄朱子語於文

肅集其設心可謂勤其爲教甚遠且大矣

卷首諸儒論述中自太學歸過扶溝見伊川問試期一條攷二程遺書卷四乃文肅所錄中記人有習他經舍而習戴記一條下注別本載謝顯道將歸過扶溝事正與此類此本當因文肅所錄遂譌爲文肅事耳粹言記程子言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太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科舉觀程子語足證非定夫事也書湛然居士集後

元太祖滅金得耶律文正滅宋得趙文敏置之文學侍

從誠爲立賢無方而文正文敏以宗臣名宿忘君事仇  
招笑千載下矣文正字晉卿湛然其別號也集中過燕  
京詩云尙期晚節回天意所謂節者何事李微作序諛  
以忠義諛以浩然之氣文正乃忘其身事二姓而以節  
自諛也文正究心內典自言西行數萬里確乎不動心  
爲法海汪洋涵養之效又以西域九十六種北方毗盧  
糠飄白經香會之徒爲釋氏之邪全真大道混元太乙  
三張左道之術爲老氏之邪黃白金丹導引服餌之屬  
爲方技之異端似尙能斥糠蠶而悟大乘者又言用則

行孔舍則藏釋夫釋氏之教本遺名利孔氏亦何嘗教  
人爲貳心之臣哉又取屏山語謂釋不害儒而儒害釋  
其謬尤甚集中進西征庚午元厯一表頗有關於史乘  
其言庚辰五月之望以大明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  
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月已食足見元初厯法  
之疏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立里差以增損之雖  
東西數萬里不復差異皆足與元志參證此集向鈔傳  
刻咸豐庚申十二月予偕子重覩諸城劉氏所藏書得  
見此本是金侃從震川歸氏藏本傳鈔者子重新得文

正像又得此書予從假讀竟書後十九日彭年記於劉氏復園明日遂出都爲之黯然

書賀麓樵師詩集後

弢光氏言今之詩人卽色丹霞而聲金玉人不之貴也叩首捉鼻口吾伊而入錢奴家唾去之不顧向屠沽兒易杯膠孟脯不售持一冊獻當塗人或取擲之地此弢光氏之憤辭也古之爲詩者世運之盛衰升降時政之是非得失一身之進退出處胥於是乎在豈爲錢奴屠沽兒當塗人作哉如其爲此輩作亦何貴乎詩非是者

固宜其不遇也吾輩樵師生湖湘間博游鄂渚宛洛仕  
於燕薊厯乾嘉道咸四朝以沈博絕麗之材閱世旣久  
凡所見所聞所傳聞及身所厯意所蓄不得發抒者一  
宣之於詩悽惋類燕公思深類少陵譎怪類長吉幽麗  
類義山而憂時感事之作後之讀者可以知人論世蓋  
詩有史例焉昔唐代詩人片語出口流播宮闈李供奉  
至傲天子貴妃奴巨璫宋時詩人至煩天子請客書題  
徧宮眷詩人之遇於斯爲盛吾師於湖湘詩人齒最尊  
後進詞人旣皆入承明金馬與大雅宏達爲羣而吾師

局踣簿書中又常不得伸已志真有如張光氏之所言者而師未嘗有愠容乃益萃力於詩哀所作若干卷彭年受而讀之憶及歐陽子詩人多窮窮乃益工之語撫卷三歎時彭年將自燕之蜀因附錄卷尾以慰吾師且以誌別云

書鶴峯詩草後

蜀山奇峭甲寰宇而大江出其間奔放直下越吳楚而歸諸海東南之水皆蜀水之鍾也唐之杜宋之陸爲詩大宗而集中入蜀諸作獨勝蓋得山水之秀況生其地

者哉國朝詩人至船山一洗餽飭聲悅之習純以性靈  
其天才之卓犖如山之峻江之永而包孕萬有橫絕太  
空後之爲詩以彭年所見若王先生小雲張君薊雲皆  
船山之流亞也今又讀鶴峯年丈遺稿才氣船山也意  
境船山也聲調格式船山也信乎蜀山大江之所鍾毓  
歟然船山雖賦性過人其規矩音節未嘗不取法乎杜  
與陸則數子之學船山必有採乎其源者矣彭年不及  
見年丈而與公子遊最久因得竟讀書其後而歸之  
書思益堂詩集後



予童子時先子手文一編俾讀詫爲古之作者先子徐  
告曰此長沙周君荇農也時君以明經貢京師聲稱藉  
甚予從客座見君逡巡不敢通一語道光二十有五年  
同舉進士先後入詞館始締交是年湖南進士八人皆  
籍長沙世父斗南先生與彭年以先世居醴陵與焉於  
是曾文正公榜試館門曰慶榜十進士間歲三名元三  
名元者謂吾師蕭修撰孫侍讀芝房及君也十人中官  
翰林者五文正獨嗜君文爲序以贈予自咸豐初奉親  
南歸逾二十年北遊燕趙間一至京師則遇君蓋十人

者惟予二人存矣君於書無所不讀而文無體不工其  
心語道德法言也其章疏翰苑諫錄也其爲駢儷之交  
徐庾王駱不能過也又以暇時校勘古籍考定同異兼  
義門辛楣諸老之長所爲詩出入於漢魏三唐而去摹  
擬之迹神明於用韻轉變而不雜俗誤之音著作宏富  
而刪除甚嚴僅存五卷而與予書猶若刪之未盡者以  
治經之法自繩其詩近代詩人殆罕其匹自咸豐中文  
正率師戡定禍亂吾楚人因之樹功名登顯要京朝官  
或出而就外吏而君迴翔芸館循資序厯卿貳若無與

於勳名之事者然自有兵事而學者喜言兵自兵艱於  
餉而學者喜言利自外洋通中國而學者且喜言西學  
大道之木幾晦塞矣吾楚嘉道以來名儒碩彥相與講  
論傳授固不外經術文章也而事變之興人才不乏則  
今日之舍本逐末學術之歧適爲人才之憂不可無人  
維持而默挽之君以老宿啟迪後進其所成就不已多  
乎去年攜君詩稿歸卧蓮池君詩編年每展讀若促席  
說平生事予不勝身世之感又念少學君文視君若緩  
步徐行急追之不能及也而今亦老矣

題晚香齋詩鈔後

朝鮮於中國爲最邇朝貢爲最密沐浴中國聖人之教  
爲最深且久其學宗論孟易書詩禮春秋謂之大方七  
書與中國同其取士文字亦略與中國相近故其使臣  
至京師者樂與中國文士唱酬燕集好事輒紀之以爲  
美談嘉道間詩人李君字藕船者先後奉使凡十有二  
交滿中朝自公卿大夫以至山林詞客咸有投贈於是  
藕船取海內知己天涯比鄰之意自顏其居曰海鄰又  
取投贈之作裒之成帙題曰海鄰論世集鴻臚李君字

敬之者藕船之弟子也其氣象穆然以深其言詞秩然有序其於國家掌故類能舉其要領似皆不失師法者而勤勤於中朝人士亦無異於藕船予自通籍後山居之日爲多往嘗讀恩誦堂集恨不見藕船今來京師得見敬之數與筆談出其近詩三卷大都友朋贈答紀行卽事之作不失溫柔敦厚之旨見敬之不啻其見藕船焉夫同被聖人之教同爲孔孟之學聲氣之相感志趣之相孚豈以方隅限哉然而離合聚散則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敬之使事畢行將返國而予亦將告歸念

藕船海鄰之語蓋不勝風雨雞鳴之恩云

書宛令李孟初神祠碑後

是碑出土較晚故宋歐趙洪諸家著錄皆未之及兩漢金石記中州金石記始有之碑中年月官名地名二記具詳攷之矣惟此碑出土復沒近年乃重出土移置南陽府賓館而碑文剝蝕較蘭泉金石萃編所載又損七十八字第一行缺李字第三行缺郎中遷三字第四行缺德化二字第五行缺文字第六行缺己亥朔十日宛令七字第七行缺部游二字第九行缺時君諱咸伯五

字第十行缺雒陽口字元博六字第十一行缺仲興二字第十二行以後萃編尙存四十八字今皆漫滅不可辨識蘭泉距今不及百年而是碑凋損已如此後之視今當復何如好古者得不珍惜之耶

書建武十三年專拓本後

此甕得之泰山碧霞宮側有建武十三四字下一字已損類是年字按建武年號正統及僭號凡七西燕慕容忠後魏北海王元顥僭號皆不逾年而亡晉惠帝亦不逾年改元晉元帝逾年而改齊明帝四年而改惟漢光

武帝及後趙石虎僭號最久然書勢不類漢人攷水經注引從征記泰山廟中有石勒建武十三年永貴侯張余上金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勢甚精今亡據此則後趙時泰山必有營建故張余獻金馬以媚之其以建武爲石勒則道元偶誤也泰山郡自晉永昌中爲石虎攻下以時地考之璧是後趙物無疑璧形下方而上圓類承柱之礫缺其半千餘年古物考而存之亦可見石虎當時土功亡國不獨洛陽長安二宮華林苑與鄴城閣道長牆矣



書幕府山古專拓本後

莫君祥芝宰江甯於幕府山頽墓中得古專數十予過金陵莫君贈三專文曰富且貴至萬世又一面曰富貴皆間以錢形莫君言他專有文曰幕府者趙太守廷銘得一專有文曰赤烏三年者相傳周公瑾墓在幕府山疑是吳時古墓中物然幕府山以王導得名又不類也吾疑是兩專非一時物固不必強爲合併亦不必定是周墓耳

跋蘭亭

向見錢塘陳氏藏蘭亭十二種並有句山題跋遵義唐氏藏蘭亭五十種不知誰氏朱墨題跋皆滿今見芷汀家藏此本又昔所未見者以澤卿蘇齋兩家書所載諸本證之多不相合未能定爲何本也然吾家文節所云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康復所云如晉宋間人風流超逸者尙可於楮墨間神會東洲言生平不嗜禊帖以其取姿已開唐風殆非篤論此本存案上年餘考證未得確據良用悵悵姑記所見質之芷汀

題錢子廉所藏肥本蘭亭明拓爭坐位帖

肥本出於歐臨以宋拓化度寺筆法證之不爽諸家攷  
辨點畫如崇字中畫直穿小住及羣字雙杈殊字蟹爪  
之類此本尙存仰字鍼眼則不可見竊謂觀古人書當  
分別筆墨不在點畫之微予外舅劉寬夫先生以注墨  
法論肥本謂有筆難有墨更難最得古人意思明萬歷  
中上海潘氏刻兩本其一是宋人王曉所藏其一與此  
本相較無異而此本較爲清朗如悼字尙完潘本則缺  
中亡畫或此折在先或爲潘本祖石未可知要是定武  
友派至可珍耳

爭坐帖自宋以來摹刻七本今存國子監西安府學兩  
石府學一石蓋據關中本再刻者傳拓太多字慢慢處  
賈人以意鑿之不復見筆法矣此本疑是關中舊拓予  
得一本較近拓迥殊視此尙遜子廉寶之王虛舟言論  
坐爲蘭帖後勁子廉旣得肥本蘭亭復得此帖不慮同  
嗜羨如耶

題魏神龜造像碑

同治庚午得巨子像及此神龜造像碑皆千餘年古刻  
攷魏孝明帝在位十二年凡五改元神龜二年改元正

光而碑猶題神龜三年蓋尙未見改元詔書之故魏太武不事胡神凡塔廟之在境者悉皆毀壞獻文始惑佛法至宣武造佛寺一萬三千當時民間習染故造像爲最多觀魏業之隆替可知佞佛無益然庠輩古刻間資攷訂借以適志怡情亦賢者所不廢此碑書法在當時不過鄉曲間書未足爲工而古拙意趣今人摹之輒不能到豈亦時爲之耶

唐范陽張氏六墓石跋

石墓石六近歲樊城大水潰隄新出土者皆唐張文貞

家舊城石益府功曹元弼文貞父處士景之文貞仲弟  
文貞字孟將景之字  
仲陽晦之其弟也  
新定太守肫文貞猶子鄆城縣丞

孚文貞孫墓石各一河南參軍軫文貞孫墓石二呂巖

說撰者開元中軫初葬志石丁鳳撰者天寶後夫人合

葬志也太平寰宇記襄陽縣有張柬之碑在縣西二里

東之墓地  
金石錄李邕撰瞿令問八月  
蓋卽張氏舊城址  
分書貞元十二年十一月

也湖北通志張柬之園在縣南五里園址猶存與墓地

相距不遠張氏本方城舊族宰相世系表宇北平范陽

太守避地居方城  
方城在今固安南十五里  
晉司空華尤著呂撰軫

志云九世祖貞仕宋南徙臚志云馬渡丹陽按梁書本

紀高祖生於秣陵

宋秣陵縣隸揚州丹陽尹

宏策傳宏策與高祖幼

見親狎是南徙後卽居丹陽軫志又云五世祖策隨梁

北歸寓居襄陽宏策傳高祖西行明帝崩遺詔以高祖

爲雍州刺史乃表宏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是其證

而世系表云安之之族徙居襄陽安之宋青州主簿與

志文事異

或緣貞南徙丹陽事誤

按志文與梁書紀傳同疑志文

是也宏策子緬緬子傳見宏策及緬傳隨阬陽令則

世系

表作澧陽按隨澧陽縣在荊州澧陽郡今澧州治阬陽未詳志文名闕

子元弼元弼子文

貞景之晦之晦之子肫文貞子漪

文貞傳子愿漪

漪子軫孚見

志石

軫見世系表

以世系攷之不止五世或傳則兄弟輩行

耶元弼墓石李行廉撰銘文貞自撰序東之墓石文貞

自爲之稱述父兄學行不以己之貴顯爲詞見古人立

言之正

文貞內召在永昌元年改葬父及弟皆在後時文貞已貴矣

谷那律見唐書

儒學傳元弼從其受業茂先元長流風遺韻固應有此

達人臚志云累貶來復與桓彥範傳所紀事悉合文貞

大功在唐遭韋虺變事在史策得此益相發明矣李行

廉官司元大夫百官志高宗卽位改民部曰戶部龍朔



二年改戶部曰司元是其左證元弼卒於龍朔元年故  
首用唐爲題葬在永昌後故石中有武氏所造字景之  
石首缺一字以元弼墓石例推之景之卒在唐咸亨中  
當是唐字樊城本漢鄧縣地元和郡縣志西魏於此立  
安養縣兼置河南郡又有樊城縣周省入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地理

志貞元二十一年徙更鄧城縣元弼景之葬在永昌天  
授間故稱安養縣肅葬在天寶十二年故稱臨漢縣軫  
初葬在開元故呂撰志文稱安養軫夫人卒在天寶四  
年合祔在天寶六年而丁撰志文亦稱安養何耶豈緣

呂氏舊文誤未及改耶朏志稱伯父柬之贈越州都督  
又文貞本傳未詳父祖志文足補本傳之缺元弼景之  
晦之孚朏及朏子回軫子繹紹繹孚子洮孫迪名皆不  
見於史此又足補世系表之缺也道光戊申季冬史吟  
舟丈見示因臨副本並綴言於後

或以呂撰軫志世字不避諱爲疑按貞觀石刻昭仁  
寺段志元蓋文達三碑皆不避世字房彥謙皇甫誕  
二碑皆不避世民二字蓋唐初國諱視後世禁例尙  
爲疏畧也

跋怡亭銘

序篆書爲少溫作銘隸書則李莒作借冰爲久與晤臺  
三墳栖先塋諸碑同序稱陽冰名而篆之則當有榜書  
怡亭大字又巴慰祖跋稱得元次山題名今但有作亭  
之裴鷗撰銘之裴虬及陽冰李莒無次山名字則磨崖  
諸刻必有未盡拓者此銘在江島中水落始可拓頗稱  
難得予旣得此想見題名諸刻不能無望蜀之意少村  
官斯土他日乘小舟徧覽而拓之分一嚮以餉予不更  
韻乎

題宋李曾伯峴山銘

此銘在襄陽峴山俗名九宮山摩崖書攷宋史本紀李曾伯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在淳祐十年高達帶行遙郡刺史權知襄陽府管內安撫節制屯戍軍馬在十一年六月京湖制司表都統高達等復襄樊詔立功將士三萬二千七百有二人各轉一官以緡錢三百五十萬犒師在十一月此言十一年四月蓋始事之日也襄陽爲吳蜀要衝蒙古用李楨計以爲取宋之基旣已破決藩籬深入堂奧曾伯奉命制置銳意

經營邊境沈淪一朝規復此其功在社稷良由高達王  
登羣才翕聚故得行邊擣壘同澤奏功若非賈似道援  
引宵人呂文煥舉城降敵則高達屯田置守白河之捷  
敵已膽寒宋亦何至國勢日蹙淪胥以亡哉史言似道  
嫉曾伯使不竟其用又言王登聲威日振因疑忌才畧  
不能施嗚呼道之消長時之否泰爲之乾不能夬剝終  
難復矣銘末屏吾國三字雖殘蝕尙可辨識襄陽志吾  
作五國字缺是所見拓本未精宋史李王有傳高達無  
傳亦史臣闕畧

書馮文敏與魏介肅書後

李君星園藏明人尺牘六首不著撰書人名星園據書中語攷定以爲與魏介肅公允貞書良是予從段閣更命兒子國瓚檢明史稿明名臣言行錄及諸家文集與書語互證乃知撰書人蓋馮文敏公琦凡得七證允貞萬厯二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二十九年歸養李三才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諸府書中多言晉事又稱海內中丞差可吐氣者惟楸忠道甫則作書當在三才撫鳳陽後允貞未歸養前

惟卹典一書是允貞

歸養琦萬厯五年進士七年授編修九年陞吏部侍郎  
後作

與書中詞臣銓部語合與允貞三才作中丞年代亦合  
其證一也史稱琦佐吏部獎廉抑競吏胥不得恣其罔  
請託無所容其私書中爲計典屢詢官評訪奸貪正與  
史合其證二也允貞與三才裁抑中官屢疏論礦稅之  
弊琦亦嘗疏請徵還稅監又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  
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與書中兩言稅契事  
合其證三也琦明習典故學有根柢數陳讜言臨沒遺  
疏猶以厲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爲

請琦又多病二十九年病已篤書中有一毫精神亦當用以報國數語如見病不忘君之心其證四也史藁載吏部尙書李戴等疏稱允貞賢言行錄載琦疏稱允貞孤立獨行不能奉內臣書中與冢宰言總催已覆未下之疏代陳情款與兩史合其證五也二十九年趙志臯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沈鯉與朱賡同被命明年七月鯉始入朝書中稱中州蓋卽指鯉允貞自歸養其父已年九十餘不久遭喪時琦已爲禮部尙書故得核其卹典允貞卽家授兵部侍郎當是後來事故書中言



僉都無葬其證六也海岱會集明史藝文志不載按琦  
是山東臨朐縣人是其鄉人書故特稱之其證七也論  
晉事及計典稅契五書是萬厯二十八九年卹典一書  
則在三十年裝池先後失次琦以是年卒年僅四十六  
讀此書如見憂時感憤氣象又可見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矣論者謂明之亡自神廟亡之可慨也夫

書晉軒筆疏後

陳丈采臣所藏黃學士書冊是牧仲家故物按朱彝尊  
明詩綜黃輝字昭素一字平倩萬厯己丑進士官至侍

讀學士有怡春堂集此其與僧愚菴書以書中修塔入城及大路蘆溝西城諸語徵之是天甯寺僧也靜志居詩話平倩盛有詩名而詩體未遒所謂似是而非今諸書倭佛而檀施銖兩分明其於釋氏亦近似者書法神韻秀逸在枝山衡山之間固可寶也平倩官翰林始終未嘗補外以病歸卷中出京一書言對百姓行如傷之政非平倩語書法亦不類當是他人書誤編入者陳丈精於鑒別以謂然否

書明楊所修疏稿後

所修在天啟中請修三朝要典攻擊黨人以媚逆奄故  
崇禎初元劉鴻訓入閣首屏斥之而人心稱快此疏所  
稱被內官毆辱以明史證之當是天啟時事媚奄之人  
爲奄所辱譬猶以犬噬犬會何足言所修乃疏請培養  
氣節及罷斥後猶書此疏以自慰藉以爲流傳旣久可  
欺後世乎子重裝而存之謂與其焚焉不如明著其罪  
且以見人心之不死也夫所修文詞書法非無可傳而  
一失其身卒不可掩後之以文學致身者其亦知儆之  
也哉

明洪武中嘗禁內臣預政永樂中嘗禁中官調發軍民皆不久而自亂其命愍帝親除大憝宜有所懲矣旣而監守出征督礦坐營無不令中官爲之則無怪廷臣附奄之多也我朝定鼎之初亦設十三衙門以內監供職逮順治十二年六月監於前代 命立鐵牌裁定內官 純皇帝復親定規條內臣專隨侍守護承應洒掃之役限爵四品而統於內務府大臣不啻周禮之閹寺領於天官焉故邇者中涓偶踰法制疆臣援 祖制以請於朝遂 命誅之 列祖家法

之嚴 聖人繼志之孝超漢唐而追隆三代豈止卓  
越前明斯時卽有諂懦如所修者亦皆消沮閑藏無  
敢顯犯名義以干王誅者矣

五忠手蹟跋

右楊忠烈左忠毅手蹟各一魏忠節周忠介各二鹿忠  
節六容城孫啟美哀而存之有夏峯先生辛巳丁亥書  
題及魏忠節子學濂金壇蔣超跋語今藏鹿忠節後裔  
學尊家學尊與彭年同與修志之役於蓮池乃獲敬觀  
而書其後曰五忠死闢禍者四定興死國而其始以論

金花忤璫太公之救左魏亦幾不免焉自古閹寺之患  
莫如漢唐而明爲尤烈以思陵之賢誅鋤閹黨之厲而  
傾陷諸賢之李實減死丁啟睿廷爭而不得卒以內臣  
監軍所在通賊至於滅亡議者不咎明之任用寺人反  
咎諸賢之過激以爲朋黨誤國嗚呼其亦愼矣予觀乙  
丙紀事左魏之難夏峯與太公欲營救之義聲動燕趙  
而明史紀忠烈之死賣菜傭亦爲輸助完職忠介之被  
逮五人倡義不期而集者萬人閹黨能殺諸賢之身而  
不能沒諸賢之義能惑當時之主而不能阻天下好義

之心豈非浩然正氣常存於兩間歟予於五忠猶以忠  
毅乞召賈繼春薦阮大鍼於君子小人之界未嚴爲恨  
而論者顧以過激爲譏其自居不知爲何人矣魏忠  
節之死也學伊殉孝世競稱之學濂亦有大志乃以受  
闖賊僞職墮其家聲卒亦悔而自縊或謂宜去其跋語  
毋爲全璧之玷予謂存以示戒使人知父子不相及之  
義明德之後尤當自慎也同治十有三年十月旣望貴

筑黃彭年敬題

玉緒謹案吳陳瑋園雜志云子一當

徒死遂巡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  
舉火爲驗通乃子一好友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

成始作絕命辭投繯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冤矣此說當存參

予既題此冊歸之鹿君杏儕復錄副本命子國瑄檢明史諸書考而存之以補五忠及夏峯集之缺彭年又記

陶樓文鈔卷第十終